紅樓夢

紅樓夢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話說寶釵叫襲人問出原故恐寶玉悲傷成疾便將黛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閑談說是人生在世有意有情到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並不是生前那樣個人死後還是這樣活人雖有痴心死的竟不知道況且林姑娘既說仙去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那裡還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己疑心所以招些邪魔外祟來纏擾了寶釵雖是與襲人說話原說給寶玉聽的襲人會意也說是沒有的事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裡我們也算好的怎麼不曾夢見了一次寶玉在外間聽得細

細的想道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妹死了那一日不想幾遍怎麽從沒夢過想是他到天上去了瞧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夢都沒有一個兒我就在外間睡著或者我從園裡回來他知道我的實心肯與我夢裡一見我必要問他實在那裡去了我也時常祭奠若是果然不理我這濁物竟無一夢我便不想他了主意已定便說我今夜就在外間睡了你們也不用管我寶釵也不強他只說你不要胡思亂想你不瞧瞧太太因你園裡去了急得話都說不出來若是知道還不保養身子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說我們不用心寶玉道白這麽說罷咧我坐一會子就進來你也乏了先睡罷寶釵知他必進來的假

意說道我睡了叫襲姑娘伺候你罷寶玉聽了正合機宜便寶釵睡了他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下一付被褥常叫人進來瞧二奶奶睡着了沒有寶釵故意裝睡也是一夜不寧那寶玉知是寶釵睡着便與襲人道你們各自睡罷我又不傷感你若不信你就伏侍我睡了再進去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襲人果然伏侍他睡下便預備下了茶水關好了門進裡間去照應一回各自假寐寶玉若有動靜再為出來寶玉見襲人等進來便將坐更的兩個婆子支到外頭他輕輕的坐起來暗暗的祝了幾句便睡下了欲與神交起初再睡不着巳後把心一靜便睡去了豈知一夜安眠直到天亮寶玉醒來拭眼坐起來想了一回

並無有夢便嘆口氣道正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寶釵想一夜反沒有睡着聽寶玉在外邊念這兩句便接口道這句又說莽撞了如若林妹妹在時又該生氣了寶玉聽了反不好意思只得起來搭訕着往裡間走來說我原要進來的不覺得一個盹兒就打着了寶釵道你進來不進來與我什麼相干襲人等本沒有睡眼見他們兩個說話即忙倒上茶來已見老太太那邊打發小丫頭來問寶二爺昨晚睡得安頓麼若安頓時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過去襲人便說你去回老太太說寶玉昨夜很安頓回來就過來小丫頭去了寶釵叫來梳洗了鶯兒襲人等跟着先到賈母那裡行了禮便到王夫人那

邊起至鳳姐都讓過了仍到賈母處見他母親也過來了大家
問起寶玉睡上好麽寶釵便說回去就睡了沒有什麽眾人放
心又說些閑話只見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聽見
說孫姑爺那邊人來到大太太那裡說了些話大太太叫人到
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讓他去罷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
那邊哭呢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賈母眾人聽了心中好不自
在都說二姑娘這樣一個人為什麼命裡遭着這樣的人一輩
子不能出頭這便怎麼好說着迎春進來淚痕滿面因為是寶
釵的好日子只得含着淚辭了眾人要回去賈母知道他的苦
處也不便強留只說道你回去也罷了但是不要悲傷碰着了

道樣人也是沒法兒的過幾天我再打發人接你去迎春道老太太始終疼我如今也疼不來了可憐我只是沒有再來的時候了說着眼淚直流衆人都勸道這有什麼不能回來的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遠要見面就難了賈母等想起探春不覺也大家落淚只爲是寶釵的生日即轉悲爲喜說道也不難只要海疆平靜那邊親家調進京來就見的着了大家說可不是這麼着呢說着迎春只得含悲而別衆人送了出來仍回賈母那裡從早至暮又鬧了一天衆人見賈母勞乏各自散了獨有薛姨媽辭了賈母到寶釵那裡說道你哥哥是今年過了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時候減了等纔好贖罪這幾年叫我孤苦伶仃

怎麽處我想要與你二哥哥完婚你想想好不好寶釵道媽媽是爲着大哥哥娶了親唬怕的了所以把二哥哥的事猶豫起來據我說很該就辦那姑娘是媽媽知道的如今在這裡也狠苦娶了去雖說我家窮究竟比他傍人門戶好多着些薛姨媽道你得便的時候就去告訴老太太說我家沒人就要揀日子了寶釵道媽媽只管同二哥哥商量挑個好日子過來和老太太大太太說了娶過去就完了一宗事這裡大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纔好薛姨媽道今日聽見史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太心裡要留你妹妹在這裡住幾天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們姊妹們也多叙幾天話兒寶釵

道正是呢于是薛姨媽又坐了一坐出來辭了衆人回去了却說寶玉晚間歸房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夢或者他已經成僊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濁人也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想了個主意向寶釵說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間睡着似乎比在屋裏睡的安穩些今日起來心裏也覺淸淨些我的意思還要在外間睡兩夜只怕你們又來攔我寶釵聽了明知早辰他嘴裏念詩是爲着黛玉的事了想來他那個獃性是不能勸的倒好叫他睡兩夜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罷了況兼昨夜聽他睡的倒也安靜便道好沒來由你只管睡去我們攔你作什麼但只不要胡思亂想招出些邪魔外祟來寶玉笑

道誰想什麼襲人道依我勸二爺竟還是屋裡睡罷外邊一時
照應不到着了風倒不好寶玉未及答言寶釵却向襲人使了
個眼色襲人會意便道也罷叫個人跟着你罷夜裡好倒茶倒
水的寶玉便笑道這麼說你就跟了我來襲人聽了倒沒意思
起來登時飛紅了臉一聲也不言語寶釵素知襲人穩重便說
道他是跟慣了我的還叫他跟着我罷叫麝月五兒照料着也
罷了況且今日他跟着我鬧了一天也乏了該叫他歇歇了寶
玉只得笑着出來寶釵因命麝月五兒給寶玉仍在外間鋪設
了又囑咐兩個人醒睡些要茶要水都留點神兒兩個答應着
出來看見寶玉端然坐在床上閉目合掌居然像個和尚一般

兩個也不敢言語只管瞅着他笑寶釵又命襲人出來照應襲人看見這般却也好笑便輕輕的叫道該睡了怎麼又打起坐來了寶玉睜開眼看見襲人便道你們只管睡罷我坐一坐就睡襲人道因爲你昨日那個光景鬧的二奶奶一夜沒睡你再這麼着成何事體寶玉料着自己不睡都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襲人又囑咐了麝月等幾句纔進去關門睡了這裡麝月五兒兩個人也收拾了被褥伺候寶玉睡着各自歇下那知寶玉要睡越睡不着見他兩個人在那裡打鋪忽然想起那年襲人不在家時晴雯麝月兩個人服事夜間麝月出去晴雯要唬他因爲沒穿衣服着了凉後來還是從這個病上死的想到這裡一

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忽又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雯脫了個影兒因又將想晴雯的心腸移在五兒身上自已假粧睡着偷偷的看那五兒越瞧越像晴雯不覺獃性復發聽了聽裡間已無聲息知是睡了却見麝月也睡着了便故意叫了麝月兩聲却不答應五兒聽見寶玉喚人便問道二爺要什麼寶玉道我要漱漱口五兒見麝月已睡只得起來重新剪了蠟花倒了一鍾茶來一手托着漱盂却因趕忙起來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桃紅綾子小襖兒鬆鬆的挽着一個䯼兒寶玉看時居然晴雯復生忽又想起晴雯說的早知擔個虛名也就打個正經主意了不覺獃獃的呆看也不接茶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也無心進

來了後來聽得鳳姐叫他進來伏侍寶玉竟比寶玉盼他進來的心還急不想進來以後見寶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看着心裡實在敬慕又見寶玉瘋瘋傻傻不是先前風致又聽見王夫人為女孩子們和寶玉頑笑都攆了所以把這件事擱在心上倒無一毫的兒女私情了怎奈這位獃爺今晚把他當作晴雯只管愛惜起來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又不敢大聲說話只得輕輕的說道二爺漱口啊寶玉笑着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沒有便笑嘻嘻的問道你和晴雯姐姐好不是啊五兒聽了摸不着頭腦便道都是姐妹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寶玉又悄悄的問道晴雯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也去了麼五兒

微微笑着點頭兒寶玉道你聽見他說什麼了沒有五兒搖着頭兒道沒有寶玉已經忘神便把五兒的手一拉五兒急得紅了臉心裡亂跳便悄悄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只管說別拉拉扯扯的寶玉纔放了手說道他和我說來着早知擔了個虛名也就打正經主意了你怎麼沒聽見麼五兒聽了這話明明是輕薄自已的意思又不敢怎麼樣便說道那是他自已沒臉這也是我們女孩兒家說得的嗎寶玉着急道你怎麼也是這個道學先生我看你長的和他一模一樣我纔肯和你說這個話你怎麼倒拿這些話來遭塌他此時五兒心中也不知寶玉是怎麼個意思便說道夜深了二爺也睡罷別緊着坐着看涼着剛

纔奶奶和襲人姐姐怎麽囑咐了寶玉道我不涼說到這裡忽然想起五兒沒穿着大衣服就怕他也像晴雯着了涼便說道你爲什麽不穿上衣服就過來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裡有儘着穿衣裳的空兒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時我也穿上了寶玉聽了連忙把自已蓋的一件月白綾子綿襖兒揭起來遞給五兒叫他披上五兒只不肯接說二爺蓋着罷我不涼我涼我有我的衣裳說着回到自已鋪邊拉了一件長襖披上又聽了聽麝月睡的正濃纔慢慢過來說二爺今晚不是要養神呢嗎寶玉笑道實告訴你罷什麽是養神我倒是要遇仙的意思五兒聽了越發動了疑心便問道遇什麽仙寶玉道你要知道這話長

着呢你挨着我來坐下我告訴你五兒紅了臉笑道你在那裡躺着我怎麼坐呢寶玉道這個何妨那一年冷天也是你麝月姐姐和你晴雯姐姐頑我怕凍着他還把他攬在被裡握着呢這有什麼的大凡一個人總不要酸文假醋纔好五兒聽了句句都是寶玉調戲之意那知這位獃爺都是實心實意的話兒五兒此時走開不好站着不好坐下不好倒沒了主意了因微微的笑着道你別混說了看人家聽見這是什麼意思怨不得人家說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你自己放着二奶奶和襲人姐姐都是仙人兒是的只愛和別人胡纏明兒再說這些話我回了二奶奶看你什麼臉見人正說着只聽外面咕咚一聲

把兩個人嚇了一跳裡間寶釵咳嗽了一聲寶玉聽見連忙撒嘴兒五兒也就忙忙的息了燈悄悄的躺下了原來寶釵襲人因昨夜不曾睡又兼日間勞乏了一天所以睡去都不曾聽見他們說話此時院中一响早已驚醒聽了聽也無動靜寶玉此時躺在床上心裡疑惑莫非林妹妹來了聽見我和五兒說話故意嚇我們的翻來覆去胡思亂想五更以後纔朦朧睡去却說五兒被寶玉鬼混了半夜又兼寶釵咳嗽自己懷着鬼胎生怕寶釵聽見了也是思前想後一夜無眠次日一早起來見寶玉尚自昏昏睡着便輕輕兒的收拾了屋子那時麝月已醒便道你怎麼這麼早起來了你難道一夜沒睡嗎五兒聽這話又

似鬧月知道了的光景便只是赸笑也不答言不一時寶釵襲人也都起來開了門見寶玉尚睡却也納悶怎麼外邊兩夜睡得倒這般安穩及寶玉醒來見衆人都起來了自己連忙爬起揉着眼睛細想昨夜又不曾夢見可是仙凡路隔了慢慢的下了床又想昨夜五兒說的寶釵襲人都是天仙一般這話却也不錯便怔怔的瞅着寶釵寶釵見他發怔雖知他爲黛玉之事却也定不得夢不夢只是瞅的自已倒不好意思便道二爺昨夜可真遇見仙了麽寶玉聽了只道昨晚的話寶釵聽見了笑着勉强說道這是那裡的話那五兒聽了這一句越發心虛起來又不好說的只得且看寶釵的光景只見寶釵又笑着問五

兒道你聽見二爺睡夢中和人說話來着麼寶玉聽了自已坐不住搭訕着走開了五兒把臉飛紅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倒說了幾句我也沒聽真什麼擔了虛名又什麼沒打正經主意我也不懂勸着二爺睡了後來我也睡了不知二爺還說來着沒有寶釵低頭一想這話明是爲黛玉了但儘着叫他在外頭恐怕心邪了招出些花妖月姊來況兼他的舊病原在姊妹上情重祇好設法將他的心意挪移過來然後能免無事想到這裡不免面紅耳熱起來也就訕訕的進房梳洗去了且說賈母兩日高興略吃多了些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覺着胸口飽悶鴛鴦等要回賈政賈母不叫言語說我這兩日嘴饞些吃多

了點子我餓一頓就好了你們快別吵嚷于是鴛鴦等並沒有告訴人這日晚間寶玉回到自己屋裡見寶釵自賈母王夫人處纔請了晚安回來寶玉想着早起之事未免赧顏抱慚寶釵看他這樣也曉得是個沒意思的光景因想着他是個痴情人要治他的這病少不得仍以痴情治之想了一回便問寶玉道你今夜還在外間睡去罷咧寶玉自覺沒趣便道裡間外間都是一樣的寶釵意欲再說反覺不好意思襲人道罷呀這倒是什麼道理呢我不信睡得那麼安穩五兒聽見這話連忙接口道二爺在外間睡別的倒沒什麼只是愛說夢話叫人摸不着頭腦兒又不敢駁他的回襲人便道我今日挪到床上睡睡看

說夢話不說你們只管把二爺的鋪蓋鋪在裡間就完了寶釵
聽了也不作聲寶玉自己慚愧不來那裡還有強嘴的分兒便
依着攙進裡間來一則寶玉負媿欲安慰寶釵之心二則寶釵
恐寶玉思鬱成疾不如假以詞色使得稍覺親近以為移花接
木之計于是當晚襲人果然挪出去寶玉因心中愧悔寶釵欲
攏絡寶玉之心自過門至今日方纔如魚得水恩愛纏綿所謂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的了此是後話且說次日寶玉寶釵同起
寶玉梳洗了先過賈母這邊來這裡賈母因疼寶玉又想寶釵
孝順忽然想起一件東西便叫鴛鴦開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遺
一個漢玉玦雖不及寶玉他那塊玉石掛在身上却也希罕鴛

鴛找出來遞與賈母便說道這件東西我好像從沒見的老太太這些年還記得這樣清楚說是那一箱什麽匣子裡裝着我按着老太太的話一拿就拿出來了老太太怎麽想着拿出來做什麽賈母道你那裡知道這塊玉還是祖爺爺給我們老太爺老太爺疼我臨出嫁的時候叫了我去親手遞給我的還說這玉是漢時所佩的東西很貴重你拿著就像見了我的一樣我那時還小拿了來也不當什麽便撩在箱子裡到了這裡我見偺們家的東西也多這算得什麽從沒帶過一撩便撩了六十多年今兒見寶玉這樣孝順他又丟了一塊玉故此想着拿出來給他也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一時寶玉請了安賈母便

喜歡道你過來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寶玉走到床前賈母便把那塊漢玉遞給寶玉寶玉接來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圓形似甜瓜色有紅暈甚是精緻寶玉口口稱讚賈母道你愛麼這是我祖爺爺給我的我傳了你罷寶玉笑着請了個安謝了又拿了要送給他母親瞧賈母道你太太瞧了告訴你老子又說疼兒子不如疼孫子了他們從沒見過寶玉笑着去了寶釵等又說了幾句話也辭了出來自此賈母兩日不進飲食胸口仍是結悶覺得頭暈目眩咳嗽邢王二夫人鳳姐等請安見賈母精神尚好不過叫人告訴賈政立刻來請了安賈政出來即請大夫看脈不多一時大夫來胗了脈說是有年紀的人停了些飲

食戢冐些風寒略消導發散些就好了開了方子賈政看了知是尋常藥品命人煎好進服已後賈政早晚進來請安一連三日不見稍減賈政又命賈璉打聽好大夫快去請來瞧老太太的病俗們家常請的幾個大夫我瞧着不怎麼好所以叫你去賈璉想了一想說道記得那年寶兄弟病的時候倒是請了一個不行醫的來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找他賈政道醫道却是極難的愈是不興時的大夫倒有本領你就打發人去找來罷賈璉即忙答應去了回來說道這劉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過十來天進城一次這時等不得又請了一位也就來了賈政聽了只得等著不題且說賈母病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

日衆人都在那裡只見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裡的櫳翠菴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了特來請安衆人道他不常過來今兒特地來你們快請去來鳳姐走到床前回賈母岫烟是妙玉的舊相識先走出去接他只見妙玉頭帶妙常髻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紬襖兒外罩一件水田青緞鑲邊長背心拴着秋香色的絲縧腰下繫一條淡墨畫的白綾裙手執麈尾念珠跟着一個侍兒飄飄拽拽的走來岫烟見了問好說是在園內住的日子可以常常來瞧瞧你近來因爲園內人少一個人輕易難出來況且僧們這裡的腰門常關着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兒幸會妙玉道頭裡你們是熱鬧場中你們雖在外

園裡住我也不便常來親近如今知道這裡的事情也不大好又聽說是老太太病着又惦記你並要瞧瞧寶姑娘我那管你們的關不關我要求就來我不來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啊岫烟笑道你還是那種脾氣一面說着已到賈母房中衆人見了都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床前問候說了幾句套話賈母便道你是個女菩薩你瞧瞧我的病可好得了好不了妙玉道老太太這樣慈善的人壽數正有呢一時感冒吃幾貼藥想來也就好了有年紀人只要寬心些賈母道我倒不爲這些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覺怎樣只是胸膈悶飽剛纔大夫說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受這不是那大夫脉理平

常麼我和璉兒說了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明兒仍請他來說着叫鴛鴦吩咐厨房裡辦一桌淨素菜來請他在這裡便飯妙玉道我已吃過午飯了我是不吃東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罷咱們多坐一會說些閒話兒罷妙玉道我久已不見你們今兒來瞧瞧又說了一回話便要走回頭見惜春站着便問道四姑娘為什麼這樣瘦不要只管愛畫勞了心惜春道我久不畫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園裡的顯亮所以沒興畫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一所了惜春道就是你纔進來的那個門東邊的屋子你要來很近妙玉道我高興的時候來瞧你惜春等說着送了出去回身過來聽見丫頭們回說大夫在賈母

那邊呢衆人暫且散去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延醫調治不效巳後又添腹瀉賈政着急知病難醫卽命人到衙門告假日夜同王夫人親視湯藥一日見賈母畧進些飲食心裡稍寬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王夫人叫彩雲看去問問是誰彩雲看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麼婆子道我來了半日這裡找不着一個姐姐們我又不敢冒撞我心裡又急彩雲道你急什麼又是姑爺作踐姑娘不成麼婆子道姑娘不好了前兒鬧了一塲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堵住了他們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彩雲道老太太病着呢別大驚小怪的王夫人在內巳聽見了恐老太太聽見不受用忙叫彩雲帶他外

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心靜偏偏聽見便道迎丫頭要死了麼王夫人便道沒有婆子們不知輕重說是這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裡問大夫賈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大太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裡賈母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個孫女兒一個享盡了福死了三丫頭遠嫁不得見面迎丫頭雖苦或者熬出來不打諒他年輕輕兒的就要死了留着我這麼大年紀的人活着做什麼王夫人鴛鴦等解勸了好半天那時寶釵李氏等不在房中鳳姐近來有病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們來陪着自己回到房中叫彩雲來埋怨這婆子不懂事已後我在老太太那

罷你們有事不用來回了丫頭們依命不言豈知那婆子剛到邢
夫人那裡外頭的人已傳進來說二姑奶奶死了邢夫人聽了
也便哭了一場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看
知賈母病重眾人都不敢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褵年
餘不料被孫家揉搓以致身亡又值賈母病篤眾人不便離開
竟容孫家草草完結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好女兒一時想
起湘雲便打發人去瞧他回來的人悄悄的找鴛鴦因鴛鴦在
老太太身旁王夫人等都在那裡不便上去到了後頭找了琥
珀告訴他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們去打聽那裡知道史姑
娘哭得了不得說是姑爺得了暴病大夫都瞧了說這病只怕

不能好若變了個癆病還可捱過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心裡著急又知道老太太病只是不能過來請安還叫我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倘或老太太問起來務必托你們變個法兒回老太太纔好琥珀聽了咳了一聲就也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你去罷琥珀也不便叫心裡打算告訴鴛鴦叫他撒謊去所以來到賈母床前只見賈母神色大變地下站着一屋子的人嘁嘁的說瞧着是不好了也不敢言語了這裡賈政悄悄的叫賈璉到身傍向耳邊說了幾句話賈璉輕輕的答應出去了便傳齊了現在家的一千家人說老太太的事待好出來了你們快快分頭派人辦去頭一件先請出板來瞧瞧好掛裡子快到各處將

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都開明了便叫裁縫去做孝衣那棚杠執事都去講定廚房裡還該多派幾個人賴大等回道二爺這些事不用爺費心我們早打算好了只是這項銀子在那裡打算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算打了老太太自已早留下了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辦的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賴大等答應派人分頭辦去賈璉復回到自已房中便問平兒你奶奶今兒怎麼樣平兒把嘴往裡一努說你瞧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要穿衣一時動不得暫且靠在炕桌兒上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你還脫得過麼快叫人將屋裡收拾收拾就該扎挣上去了若有了事你我還能回來麼

鳳姐道咱們這裡還有什麼收拾的不過就是這點子東西還怕什麼你先去罷看老爺叫你我換件衣裳就來賈璉先回到賈母房裡向賈政悄悄的回道諸事已交派明白了賈政點頭外面又報太醫進來了賈璉接入又診了一回出來悄悄的告訴賈璉老太太的脈氣不好防着些賈璉會意與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鴛鴦過來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鴛鴦自去料理賈母睜眼要茶喝邢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賈母剛用嘴接着喝便道不要那個倒一鍾茶來我喝眾人不敢違拗即忙送上來一口喝了還要又喝一口便說我要坐起來賈政等道老太太要什麼只管說可以不必坐起

來纔好賈母道我喝了口水心裡好些畧靠着和你們說說話珍珠等用手輕輕的扶起看見賈母這回精神好些未知生死

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九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却說賈母坐起說道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寶玉呢我疼了他一塲說到那裡拿眼滿地下瞅着王夫人便推寶玉走到床前賈母從被窩裡伸出手來拉着寶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寶玉嘴裡答應心裡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又不敢哭只得站着聽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我就安心了我的蘭兒在那裡呢李紈也推賈蘭上去賈母放了寶玉拉着賈蘭道你母親是要孝順的將來你成

了人也叫你們親風光風光鳳丫頭呢鳳姐本來站在賈母旁邊趕忙走到眼前說在這裡呢賈母道我的兒你是太聰明了將來修修福罷我也沒有修什麼不過心實吃虧那些吃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幹就是舊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送送人不知送完了沒有鳳姐道沒有呢賈母道早該施捨完了纔好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樂了最可惡的是史丫頭沒良心怎麼總不來瞧我鴛鴦等明知其故都不言語賈母又瞧了一瞧寶釵嘆了口氣只見臉上發紅賈政知是迴光返照即忙進上參湯賈母的牙關已經緊了合了一回眼又睜着滿屋裡瞧了一瞧王夫人寶釵上去輕輕扶着邢夫人鳳姐等便忙穿衣

地下婆子們已將床安設停當鋪了被褥聽見賈母喉間略一響動臉變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三歲衆婆子疾忙停床于是賈政等在外一邊跪着邢夫人等在內一邊跪齊一齊舉起哀來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只聽裡頭信兒一傳出來從榮府大門起至內宅門扇扇大開一色淨白紙糊了孝棚高起大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上下人等登時成服賈政報了丁憂禮部奏聞主上深仁厚澤念及世代功勳又係元妃祖母賞銀一千兩諭禮部主祭家人們各處報喪衆親友雖知賈家勢敗今見聖恩隆重都來探喪擇了吉時成殮停靈正寢賈赦不在家賈政為長寶玉賈環賈蘭是親孫年紀又小都應守靈賈璉雖

也是親孫帶着賈蓉倘可分派家人辦事雖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內裡邢王二夫人李紈鳳姐寶釵等是應靈旁哭泣的尤氏雖可照應他賈珍外出依住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又榮府的事不甚諳練賈蓉的媳婦更不必說了惜春年小雖在這裡長的他于家事全不知道所以內裡竟無一人支持只有鳳姐可以照管裡頭的事況又賈璉在外作主裡外他二人倒也相宜鳳姐先前仗着自已的才幹原打諒老太太死了他大有一番作用邢王二夫人等本知他曾辦過秦氏的事必是妥當於是仍叫鳳姐總理裡頭的事鳳姐本不應辭自然應了心想這裡的事本是我管的那些家人更是我手下的人太太和珍

尤嫂子的人本來難使喚些如今他們都去了銀項雖沒有了對牌這種銀子是現成的外頭的事又是他辦着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想來也不致落褒貶必是比寧府裡還得辦些心下已定且待明日接了三後日一早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花名冊取上來鳳姐一一的瞧了統共只有男僕二十一人女僕只有十九人餘者俱是些丫頭連各房算上也不過三十多人難以點派差使心裡想道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府裡的人多又將莊上的弄出幾個也不敷差遣正在思算只見一個小丫頭過來說鴛鴦姐姐請奶奶鳳姐只得過去只見鴛鴦哭得淚人一般一把拉着鳳姐兒說道二奶奶請坐我給二奶

奶磕個頭雖說服中不行禮這個頭是要磕的鴛鴦說着跪下慌的鳳姐趕忙拉住說道這是什麼禮有話好好的說鴛鴦跪着鳳姐便拉起來鴛鴦說道老太太的事一應內外都是二爺和二奶奶辦這種銀子是老太太留下的老太太這一輩子也沒有糟塌過什麼銀錢如今臨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奶體體面面的辦一辦纔好我方纔聽見老爺說什麼詩云子曰我不懂又說什麼喪與其易寧戚我聽了不明白我問寶二奶奶說是老爺的意思老太太的喪事只要悲切纔是真孝不必糜費圖好看的念頭我想老太太這樣一個人怎麼不該體面些我雖是奴才丫頭敢說什麼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這一

場臨死了還不叫他風光風光我想二奶奶是能辦大事的故此我請二奶奶來來作個主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若是瞧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麼辦將來怎麼見老太太呢鳳姐聽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體面是不難的況且老爺雖說要省那勢派也錯不得便拿這項銀子都花在老太太身上也是該當的鴛鴦道老太太的遺言說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二奶奶倘或用着不彀只管拿這個去折變補上就是老爺說什麼我也不好違老太太的遺言那日老太太分派的時候不是老爺在這裡聽見的麼鳳姐道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麼這會子那樣的着急起來了鴛鴦

道不是我着急為的是大太太是不管事的老爺是怕招搖的若是二奶奶心裡也是老爺的想頭說抄過家的人家喪事還是這麼好將來又要抄起來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怎麼處在我呢是個丫頭好歹礙不著到底是這裡的聲名鳳姐道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有我呢鴛鴦千恩萬謝的托了鳳姐那鳳姐出來想道鴛鴦這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麼主意論理老太太身上本該體面些嗳不要管他且按著咱們家先前的樣子辦去於是叫了旺兒家的來話傳出去請二爺進來不多時賈璉進來說道怎麼找我你在裡頭照應著些就是了橫豎作主是咱們二老爺他說怎麼著咱們就怎麼著鳳姐道你也說起

這個話來了可不是鴛鴦說的話應驗了麼賈璉道什麼鴛鴦的話鳳姐便將鴛鴦請進去的話述了一遍賈璉道他們的話算什麼纔剛二老爺叫我去說老太太的事固要認眞辦理但是知道的呢說是老太太自巳結果自巳不知道的只說咱們都隱匿起來了如今很覓欲老太太的這種銀子用不了誰還要麼仍舊該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是在南邊的坟地雖有陰宅却沒有老太太的柩是要歸到南邊去的留這銀子在祖坟上蓋起些房屋來再餘下的置買几傾祭田偺們回去也好就是不回去也叫這些貧窮族中住著也好按時按節早晚上香時常祭掃祭掃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據你這個話

難道都花了麼鳳姐道銀子發出來了沒有賈璉道誰見過銀子我聽見咱們太太聽見了二老爺的話極力的竄掇二太太和二老爺說這是好主意叫我怎麼着現在外頭棚扛上要支幾百銀子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我要去他們都說有先叫外頭辦了囘來再算你想這些奴才們有錢的早溜了按着冊子叫去有的說告病有的說下莊子去了走不動的有几個只有賺錢的能耐還有賠錢的本事麼鳳姐聽了呆了半天說道這還辦什麼正說着見來了一個了頭說大太太的話問二奶奶今兒第三天了裡頭還很亂供了飯還叫親戚們等着嗎叫了半天來了菜短了飯這是什麼辦事的道理鳳姐急忙進去吆

喝人來伺候胡弄着將早飯打發了偏偏那日人來的多裡頭的人都死眉瞪眼的鳳姐只得在那裡照料了一會子又惦記着派人趕着出來叫了旺兒家的傳齊了家人女人們一一分派了衆人都答應着不動鳳姐道什麼時候還不供飯衆人道傳飯是容易的只要將裡頭的東西發出來我們纔好照管去鳳姐道糊塗東西派定了你們少不得有的衆人只得勉强應着鳳姐卽往上房取發應用之物要去請示那王二夫人見人多難說看那時候已經日漸平西了只得找了鴛鴦說要老太太存的這一分傢伙鴛鴦道你還問我呢那一年二爺當了贖了來了麼鳳姐道不用銀的金的只要這一分平常使的鴛鴦

道大太太珍大奶奶屋裏使的是外裡來的鳳姐一想不差轉身就走只得到王夫人那邊找了玉釧彩雲纔拿了一分出來急忙叫彩明登賬發與眾人收管鴛鴦見鳳姐這樣慌張又不好叫他囬來心想他頭裡作事何等爽利周到如今怎麼掣肘的這個樣兒我看這兩三天連一點頭腦都沒有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嗎那裡知邢夫人一聽賈政的話正合着將來家計艱難的心巴不得留一點子作個收局況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長房作主賈赦雖不在家賈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說請大奶奶的主意邢夫人素知鳳姐手脚大賈璉的鬧鬼所以死拿住不放鬆鴛鴦只道已將這項銀兩交了出去了故見鳳

姐掣肘如此便疑爲不肯用心便在賈母靈前嘮嘮叨叨哭個不了邢夫人等聽了話中有話不想到自已不令鳳姐便宜行事反說鳳丫頭果然有些不用心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鳳姐過來說偺們家雖說不濟外頭的體面是要的這兩三日人來人往我瞧着那些人都照應不到想是你沒有吩咐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心兒纔好鳳姐聽了呆了一會要將銀兩不凑手的話說出但是銀錢是外頭管的王夫人說的是照應不到鳳姐也不敢辯只好不言語邢夫人在旁說道論理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但是我們動不得身所以托你的你是打不得撒手的鳳姐紫漲了臉正要回說只聽外頭

鼓樂一奏是燒黃昏紙的時候了大家舉起哀來又不得說鳳姐原想回來再說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說道這裡有我們的你快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鳳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又叫人傳齊了衆人又吩咐了一會說大娘嬸子們可憐我罷我上頭捱了好些說爲的是你們不齊截叫人笑話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那些人回道奶奶辦事不是今兒個一遭兒了我們敢違拗嗎只是這回的事上頭過于累贅只說打發這頓飯罷有的在這裡吃有的要在家裡吃請了那位太太又是那位奶奶不來諸如此類那得齊全還求奶奶勸勸那些姑娘們不要挑飭就好了鳳姐道頭一層是老太太的丫

頭們是難纏的太太們的也難說話叫他說誰去呢衆人道從
前奶奶在東府裡還是署事要打要罵怎麼這樣鋒利誰敢不
依如今這些姑娘們都壓不住了鳳姐嘆道東府裡的事雖說
托辦的太太雖在那裡不好意思說什麼如今是自己的事情
又是公平的人人說得好再者外頭的銀錢也叫不靈即如棚
裡要一件東西傳了出來總不見拿進來這叫我什麼法兒呢
衆人道二爺在外頭倒怕不應付麼鳳姐道還提那個他也是
那裡為難第一件銀錢不在他手裡要一件得回一件那裡湊
手衆人道老太太這項銀子不在二爺手裡嗎鳳姐道你們回
來問管事的便知道了衆人道怨不得我們聽見外頭男人抱

怨說這麼件大事偺們一點摸不著淨當苦差叫人怎麼能齊心呢鳳姐道如今不用說了眼面前的事人家留些神罷倘或鬧的上頭有了什麼說的我和你們不依的衆人道奶奶要怎麼樣他們敢抱怨嗎只是上頭一人一個主意我們實在難週到的鳳姐聽了沒法只得央說道好大娘們明兒且幫我一天等我把姑娘們鬧明白了再說罷咧衆人聽命而去鳳姐一肚子的委屈愈想愈氣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處的人整理整理又恐邢夫人生氣要和王夫人說怎奈邢夫人挑唆這些丫頭們見邢夫人等不助着鳳姐的威風更加作踐起他來幸得平兒替鳳姐排解說是二奶奶巴不得要好只是老爺太太

們吩咐了外頭不許靡費所以我們二奶奶不能應付到了說遲幾次纔得安靜些則說僧經道讖上發掛帳絡繹不絕終是銀錢客嗇誰肯踴躍不過草草了事連日王妃誥命也來得不少鳳姐也不能上去照應只好在底下張羅叫了那個走了這個發一回急央及一會胡弄過了一起又打發一起別說鴛鴦等看去不像樣連鳳姐自已心裡也過不去了邢夫人雖說是冢婦仗著悲戚爲孝四個字倒也都不理會王夫人落得跟了邢夫人行事餘者更不必說了獨有李紈瞧出鳳姐的苦處也不敢替他說話只自嘆道俗語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太太們不虧了鳳丫頭那些人還幫著嗎若是三姑娘在家還

好如今只有他几個自己的人瞎張羅面前背後的也抱怨說是一個錢摸不着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老爺是一味的盡孝庶務上頭不大明白這樣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几個錢就辦的開了嗎可憐鳳丫頭鬧了几年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只怕保不住臉了於是抽空兒叫了他的人來吩咐道你們別看著人家的樣兒也遭塌起璉二奶奶來別打諒什麽穿孝守靈就算了大事了不過混過几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便插個手兒也未爲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都該出力的那些素服李紈的人都答應着說大奶奶說得很是我們也不敢那麽着只聽見鴛鴦姐姐們的口話兒好像怪璉二奶奶的是的李紈

道就是鴛鴦我也告訴過他我說璉二奶奶並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裡叫他巧媳婦還作的上沒米的粥來嗎如今鴛鴦也知道了所以他不怪他了只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了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倒沒有作過什麼威福如今老太太死了沒有了仗腰子的了我看他到有些氣質不大好了我先前待他愁這會子幸喜大老爺不在家纔躲過去了不然他有什麼法兒說著只見賈蘭走來說媽媽睡罷一天到晚人來客去的也乏了歇歇罷我這幾天總沒有摸摸書本兒今兒爺爺叫我家裡睡我喜歡的很要理個一兩本書纔好別等脫了孝再都忘了李紈道好

襖子看書呢自然是好的今兒且歇歇罷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賈蘭道媽媽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窩裡頭想想也罷了衆人聽了都誇道好哥兒怎麼這點年紀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不像寶二爺娶了親的人還是那麼孩子氣這幾日跟着老爺跪着瞧他很不受用巴不得老爺一動身就跑過來找二奶奶不知唧唧咕咕的說些什麼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他又去找琴姑娘琴姑娘也遠避他邢姑娘也不很同他說話倒是咱們本家的什麼喜姑娘咧四姑娘咧哥哥長哥哥短的和他親密我們看那寶二爺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混只怕他心裡他沒有別的事白過費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這麼大那裡

及蘭哥兒一群兒呢大奶奶你將來是不愁的了李紈道就好
也還小只怕到他大了咱們家還不知怎麼樣了呢環哥兒你
們瞧著怎麼樣衆人道這一個更不像樣兒了兩個眼睛倒像
個活猴兒是的東溜溜西看看雖在那裏嚎喪見了奶奶姑娘
們來了他在孝幔子裏頭净偷著眼兒瞧人呢李紈道他的年
紀其實也不小了前日聽見說還要給他說親呢如今又得等
著了噯還有一件事偺們家這些人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且
不必說閒話後日送殯各房的車輛是怎麼樣了衆人道璉二
奶奶這几天鬧的像失魂落魄的樣兒了也没見傳出去昨兒
聽見我的男人說璉二爺派了蔷二爺料理說是偺們家的車

也不殼趕車的也少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李紈笑道車也都是借得的麼衆人道奶奶說笑話兒了車怎麼借不得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都用車只怕難借想起還得僱呢李紈道底下人的只得僱上頭白車也有僱的麼衆人道現在大太太東府裡的大奶奶小蓉奶奶都沒有車了不僱那裡來的呢李紈聽了嘆息道先前見有咱們家兒的太太奶奶們坐了顧的車來咱們都笑話如今輪到自已頭上了你明兒去告訴你的男人我們的車馬早早兒的預備好了省得擠衆人答應了出去不題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著賈母死後只來的一次屈指算是後日送殯不能不去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症暫且不

奶只得坐夜前一日過來想起賈母素日疼他又想到自己命苦剛配了一個才貌雙全的男人性情又好偏偏的得了冤孽症候不過捱日子能了於是更加悲痛直哭了半夜鴛鴦等再三勸慰不止寶玉瞅着也不勝悲傷又不好上前去勸見他淡粧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時候猶勝几分轉念又看寶琴等淡素裝飾自有一種天生丰韻獨有寶釵渾身孝服那知道比尋常穿顏色時更有一番雅致心裡想道所以千紅萬紫終讓梅花為魁殊不知並非為梅花開的早竟是潔白清香四字是不可及的了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妹也是這樣打扮又不知怎樣的丰韻了想到這裡不覺的心酸起來那淚珠便直

滾滾的下來了趁着賈母的事不妨放聲大哭衆人正勸湘雲不止外間又添出一個哭的來了大家只道是想着賈母疼他的好處所以傷悲豈知他們兩個人各自有各自的心事這場大哭不禁滿屋的人無不下淚還是薛姨媽李嬸娘等勸住明日是坐夜之期更加熱鬧鳳姐這日竟支撐不住也無方法只得用盡心力甚至咽喉嚷破敷衍過了半日到了下半天人客更多了事情也更繁了瞻前不能顧後正在着急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說二奶奶在這裡呢怪不得大太太說裡頭人多照應不過來二奶奶是躲着受用去了鳳姐聽了這話一口氣撞上來往下一咽眼淚直流只覺得前眼一黑嗓子裡一甜便噴

出鮮紅的血來身子站不住就蹲倒在地幸虧平兒急忙過來扶住只見鳳姐的血吐個不住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話說鳳姐聽了小丫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覺吐了一口血便昏暈過去坐在地下平兒急來靠着忙叫了人來攙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已房中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盃開水送到鳳姐唇邊鳳姐呷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過來略瞧了一瞧却便走開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旁站着平兒叫他快快的去回明白了的二奶奶吐血發暈不能照應的話告訴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躱因這時女親在內不少也不好說別的心裡却不全信只說叫他

歇着去罷眾人也亦無言語只說這晚人客來往不絕幸得幾個內親照應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也有偷閒歇力的亂亂吵吵已鬧的七顛八倒不成事體了到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預備辭靈孝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捶鬧了一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太疼我一場我跟了去的話眾人都打諒人到悲哭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到了辭靈之時上上下下也有百十來餘人只鴛鴦不在眾人忙亂之時誰去撿點到了琥珀等一干的人哭奠之時却不見鴛鴦想來是他哭乏了暫在別處歇着也不言語辭靈已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

賈璉回說上人裡頭派了芸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裡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拆棚等事但不知裡頭派誰家

賈政道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還叫四丫頭陪着帶領了幾個丫頭婆子照看上屋裡纔好賈璉聽了心想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兩個不合所以攛掇着不叫他去若是上頭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我們那一個又病着也難照應想了一回回

賈政道老爺且歇歇兒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賈政點了點頭

賈璉便進去了誰知此時鴛鴦哭了一場想到自已跟着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着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大太太的

這樣行為我也瞧不上老爺是不管事的人已後便亂世為王起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掇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裡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淨但是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回老太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鴛鴦也不驚怕心裡想道這一個是誰和我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在頭裡了便問道你是誰咱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不答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丫頭再仔細一看覺得冷氣侵人時就不見了鴛鴦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一想道哦是了這

是東府裡的奶奶大小蓉啊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裡來必是來叫我來了他怎麼又上吊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鴛鴦這麼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開了粧匣取出那年絞的一綹頭髮揣在懷裡就在身上解下一條汗巾按著秦氏方纔比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聽見外頭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屋門然後端了一個脚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脚凳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竅正無投奔只見秦氏隱隱在前鴛鴦的魂魄疾忙赶上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個人道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鴛鴦道你明明是蓉大

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人道這也有個緣故待我告訴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坐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當爲第一情人引這些癡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所以該當懸梁自盡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歸入情天所以太虛幻境癡情一司竟自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來引你前去的鴛鴦的魂道我是個最無情的怎麼算我是個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還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關緊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至於你我這個

情正是未發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欲待發洩出來這情就不爲眞情了鴛鴦的魂聽了點頭會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這裡琥珀辭了靈聽那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着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的在賈母的外間屋裡找了一遍不見便找到套間裡頭剛到門口見門兒掩着從門縫裡望裡看時只見燈光半明不滅的影影綽綽心裡害怕又不聽見屋裡有什麼動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到那裡去了劈頭見了珍珠說你見鴛鴦姐姐來着沒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說話呢必在套間裡睡着了罷琥珀道我瞧了屋裡沒有那燈也沒人來撥花兒躁惡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偺們一塊兒進去

瞧瞧有沒有琥珀等進去正夾蠟花珍珠說誰把腳凳撂在這裡幾乎絆我一跤說着往上一瞧唬的噯喲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嚷起來只是兩隻腳挪不動外頭的人也都聽見了跑進來一瞧大家嚷着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寶釵等聽了都哭着去瞧邢夫人道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聽見此信便唬的雙眼直豎襲人等慌忙扶着說道你要哭就哭別憋着氣寶玉死命的纔哭出來了心想鴛鴦這樣一個人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

探誰能赶得上他復又喜歡起來那時寶釵聽見寶玉大哭也出來了及到跟前見他又笑襲人等忙說不好了又要瘋了寶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寶玉聽了更喜歡寶釵的話到是他還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裡知道正在胡思亂想賈政等進來着寔的嗟嘆着說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塲即命賈璉出去吩咐人連夜買棺盛殮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殯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賈璉答應出去這裡命人將鴛鴦放下停放裡間屋內平兒也知道了過來同襲人鶯兒等一干人都哭的哀哀欲絶內中紫鵑也想起自已終身一無着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

空懸在寶玉屋內誰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麼于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即傳了鴛鴦的嫂子進來叫他看着入殮遂與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還說等鬧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他嫂子磕了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傍邊一個婆子說道罷呀嫂子這會子你把一個活姑娘賣了一百銀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帶了人抬進棺材來了他只得也跟進去幫着盛殮假意哭

磕了幾磕賈政因他為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了一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了頭論你們小一輩都該行個禮寶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上來恭恭敬敬磕了幾個頭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邢夫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便罷了不要折受他不得超生賈璉就不便過來了寶釵聽了心中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偺們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為他肯替偺們盡孝偺們也該托托他好好的替偺們伏侍老太太西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說着扶了鶯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奠畢拜了幾拜狠狠的哭了他一場衆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

子都是傻子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也有說他知禮的賈政反倒合了意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餘者都遣去伴靈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聽見外面齊人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盡孝子之禮靈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走了半日來至鐵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廟伴宿不題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棚將門窗上好打掃淨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只是榮府規例一時二更三門掩上男人便進不去了裡頭只有女人們查夜鳳姐雖隔了一夜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裡動得只有平兒同着惜春各處走了一走吩咐了上夜

的人也便各自歸房却說周瑞的干兒子何三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珍打了一頓攆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領辦豈知探了幾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頭便噯聲嘆氣的回到賭場中悶悶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麼樣不下來撈本了麼何三道倒想要撈一撈呢就只沒有錢麼那些人道你到你們周大太爺那裡去了幾日府裡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來又來和我們裝窮兒了何三道你們還說呢他們的金銀不知有幾百萬只藏着不用明兒留着不是火燒了就是賊偷了他們纔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謊他家抄了家還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們還不

知道死抄去的是擱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還留了好些金銀他們一個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裡擱着等送了殯回來纔分呢內中有一個人聽在心裡擲了幾骰便說我輸了幾個錢也不番本兒了睡去了說着便走出來拉了何三道老三我和你說句話何三跟他出來那人道你這樣一個伶俐人這樣窮為你不服這口氣何三道我命裡窮可有什麼法兒呢那人道你纔說榮府的銀子這麼多為什麼不去拿些使換使換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銀雖多你我去白要一二錢他們給咱們嗎那人笑道他不給咱們咱們就不會拿嗎何三聽了這話裡有話道問道依你說怎麼樣拿呢那人道我說你沒有本事若

是我早拿了來了何三道你有什麼本事那人便輕輕的說道你若發財你就引個頭兒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不要說他們送殯去了家裡剩下幾個女人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只怕你沒這麼大胆子罷咧何三道什麼敢不敢你打諒我怕那個乾老子麼我是瞧着乾媽的情兒上頭纔認他做乾老子罷咧他又算了人了你剛纔的話就只怕弄不來倒招了餓荒他們那個衙門不熟別說拿不來倘或拿了來也要鬧出來的那人道這麼說你的運氣來了我的朋友還有海邊上的呢現今都在這裡看個風頭等個門路若到了手你我在這裡也無益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麼你若撂不下你乾媽借

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大家夥兒樂一樂好不好何三道老大你別是醉了罷這些話混說的什麼說着拉了那人走到一個僻靜地方又個人商量了一回各人分頭而去暫且不題且說包勇自被賈政叱喝派去看園賈母的事出來也忙了不曾派他差使他也不理會總是自做自吃悶來睡一覺醒時便在園裡耍刀弄棍倒也無拘無束那日賈母一早出殯他雖知道因沒有派他差事他任意閒遊只見一個女尼帶了一個道婆來到園內腰門那裡扣門包勇走來說道女師父那裡去道婆道今日聽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見四姑娘送殯想必是在家看家想他寂寞我們師父來瞧他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

家園門是我看的請你們叫去罷要來呢等主子們叫來了再來婆子道你是那裡來的個黑炭頭也要管起我們的走動來了包勇道我嫌你們這些人我不叫你們來你們有什麼法兒婆子生了氣嚷道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連老太太在日還不能攔我們的來往走動呢你是那裡的這麼個橫強盜這樣沒法沒天的我偏要打這裡走說着便把手在門環上狠狠的打了幾下妙玉已氣的不言語正要回身便走不料裡頭看二門的婆子聽見有人拌嘴似的開門一看見是妙玉已經回身走去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了近日婆子們都知道上頭太太們四姑娘都親近得狠恐他日後說出門上不放他進來那時

如何就得住趕忙走來說不知師父來我們開門進了我們四姑娘在家裡還正想師父呢快請回來看園的小子是個新來的他不知偺們的事回來回了太太打他一頓攆出去就完了妙玉雖是聽見總不理他那經得看腰門的婆子趕上再四央求後來纔說出怕自已擔不是幾乎急的跪下妙玉無奈只得隨了那婆子過來包勇見這般光景自然不好攔他氣得瞪眼嘆氣而回這裡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裡道了惱敘了些閑話說起在家看家只好熬個幾夜但是二奶奶病着一個人又悶又是害怕能有一個人在這裡我就放心如今裡頭一個男人也沒有今兒你既光降肯伴我一宵偺們下棋說話兒可

使得麼妙玉本自不肯見惜春可憐又提起下棋一時高興應了打發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命侍兒送了過來大家半談一夜惜春欣幸異常便命彩屏去開上年蠲的雨水預備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那道婆去了不多一時又來了個侍者帶了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機說了半天那時已是初更時候彩屏放下棋枰兩人對奕惜春連輸兩盤妙玉又讓了四個子兒惜春方贏了半子這時已到四更天空地濶籟萬無聲妙玉道我到五更須得打坐一回我自有人伏侍你自去歇息惜春猶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己養神不便謬他正要歇去猛聽得東邊上屋內上夜的人一片聲喊起惜春那

裡的老婆子們也接着聲嚷道了不得了有了人了唬得惜春彩屏等心膽俱裂聽見外頭上夜的男人便聲喊起來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裡有了賊了正說着這裡不敢開門便掩了燈光在窗戶眼內往外一瞧只見幾個男人站在院內唬得不敢作聲回身擺着手輕輕的爬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幾個大漢站着說猶未了又聽得房上響聲不絕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拿賊一個人說道上屋裡的東西都丟了並不見人東邊有人去了偺們到西邊去惜春的老婆子聽見有自已的人便在外間屋裡說道這裡有好些人上了房了上夜的都道你瞧這可不是嗎大家一齊嚷起來只聽房上飛下好些瓦來衆

人都不敢上前正在沒法只聽園門腰門一聲大响打進門來見一個稍長大漢手執木棍衆人唬得藏躱不及聽得那人喊說道不要跑了他們一個你們都跟我來這些家人聽了這話越發唬的骨軟筋酥連跑也跑不動了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亂喊家人中有一個眼尖些的看出來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薦來的包勇這些人家不覺膽壯起來便顫巍巍的說道有一個走了有的在房上呢包勇便向地下一撲聳身上房追趕那賊這些賊人明知賈家無人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見有個絕色女尼便頓起淫心又欺上屋俱是女人且又畏懼正要踹進門去因聽外面有人進來追趕所以賊衆上房見人不多

還想抵擋猛見一人上房赶來那些賊見是一人越發不理論了便用短兵抵住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將賊打下房來那些賊飛奔而逃從園墻過去包勇也在房上追捕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幾個在那裡接贓已經接過好些見賊夥跑回大家舉械保護見追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敵衆反倒迎上來包勇一見生氣道這些毛賊敢來和我鬬鬬那夥賊便說我們有一個夥計被他們打倒了不知死活偺們索性搶了他出來這裡包勇聞聲即打那夥賊便輪起器械四五個人圍住包勇亂打起來外頭上夜的人也都仗着膽子只顧赶了來衆賊見鬬他不過只得跑了包勇還要赶時被一個箱子一絆立定看時心

想東西求玉衆賊遠逃也不追趕便叫衆人將燈照看地下只有幾個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徑不熟走到鳳姐那邊見裡面燈燭輝煌便問這裡有賊沒有裡頭的平兒戰兢兢的說道這裡也沒開門只聽上屋叫喊說有賊呢你到那裡去罷包勇正摸不着路頭遥見上夜的人過來纔跟着一齊尋到上屋見是門開戶啟那些上夜的在那裡啼哭一時賈芸林之孝都進來了見是失盜太家着急進內查點老太太的房門大開將燈一照鎖頭擰折進內一瞧箱櫃已開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你們都是死人麼賊人進來你們不知道的麼那些上夜的人啼哭着說道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

我們都沒有住脚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我們的下班兒只聽見他們喊起來並不見一個人趕着照看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丟了求爺們問管四五更的林之孝的道你們個個要死回來再說偺們先到各處看去上夜的男人領着走到尤氏那邊門兒關緊有幾個接音說唬死我們了林之孝的問道這裡沒有丟東西裡頭的人方開了門道這裡沒丟東西林之孝帶着人走到惜春院內只得裡面說道了不得了唬死了姑娘了醒醒兒罷林之孝便叫人開門問是怎樣了裡頭婆子開門說賊在這裡打仗把姑娘都唬壞了虧得妙師父和彩屏纔將姑娘救醒東西是沒失林之孝道賊人怎麼打仗上夜的

男人說幸虧包大爺上了房把賊打跑了去了還聽見打倒一個人呢包勇道在園門那裡呢賈芸等走到那邊果見一人躺在地下死了細細一瞧好像周瑞的乾兒子眾人見了詫異派一個人看守着又派兩個人照看前後門俱仍舊關鎖着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了營官立刻到來查勘踏察賊蹟是從後夾道上屋的到了西院房上見那瓦破碎不堪一直過了後園去了眾上夜的齊聲說道這不是賊是強盜營官着急道並非明火執杖怎算是盜上夜的道我們趕賊他在房上擲瓦我們不能近前幸虧我們家的姓包的上房打退趕到園裡還有好幾個賊竟與姓包的打仗打不過姓包的纔都跑了營官道可

又來若是強盜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麽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遂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賈芸等又到上屋已見鳳姐扶病過來惜春也來賈芸請了鳳姐的安問了惜春的好大家查看失物因鴛鴦已死琥珀等又送靈去了那些東西都是老太太的並沒見數只用封鎖如今打從那裡查去衆人都說箱櫃東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時候不小那些上夜的人管什麽的況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子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鳳姐聽了氣的眼睛直瞪瞪的便說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拴起來交給營裡審問衆人叫苦連天跪地哀求不知怎生發放並失去的物有無着落下回分解